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口德卷之十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

管幼安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塚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講詩書。陳俎豆。非理道不出口。非典則不措辭。從

學者咸化其德。

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目之爲賈鐵嘴。受詔修高祖實錄。誣桑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千錠。又以所撰日曆。示監修王峻。皆媒孽竇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上。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

行軍司馬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宋明帝頗好言理以周彥倫有辭義引爲宿直時帝所爲慘毒周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語帝特爲易轍

宋萬歸宋。宋蕩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受子矣。萬病之。遂弒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主俱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故曰：惟口出好興戎。

陳忠肅公言不苟發。一日常與家人語。家人戲

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邪。何爲有此問也。噫。若忠肅公者。其真無戲言者矣。

唐方干瘦而唇缺。好侮人。嘗與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建一令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卽應聲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襴。未見口唇開袴。陳亞善滑稽。蔡君

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絕是惡陳卽復
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人絕倒侮人者定爲
人侮可爲輕躁之戒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如醉
未嘗問答及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
曲江常曰林甫議事如醉漢惱語不可與言
虛采空文鑄聲雕句珠露非綴冠之飾里言卑
訛覈真效實山蟲成補袞之文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
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
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
職。廂師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
遣之。謾言取辱。誰實招之乎。

吉人勿論作用安詳。卽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
人勿論行事狠戾。卽聲音笑語渾是殺機。聞
之猶龍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

者也。博辨聞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託，不令人見，深足法也。

劉表作文示稱衡，衡滅而投地曰：「作此筆者曾食飯不。」李台殿譏韓昭曰：「韓公事藝如僧剃髮，無有寸長。」韓熙載爲宋齊丘寫碑，以紙塞鼻，曰：「文臭而穢。」孫晟輕馮延巳作相，謂人曰：

金碗玉盃而盛狗屎。褚彥回墜河出水衣服
震霖。謝超宗詆之曰。天所不容。地所不載。投
昇河。伯河伯不受。孫奉寡學。嘗服棘刺丸。李
諧謂之曰。卿腹中自足。何假外求。庾信輕北
方文士。只取溫子昇韓陵山寺碑語。人曰。北
方唯有韓山片石。堪共語。餘俱驢鳴狗吠。噫
嘻。彼皆快一時機鋒耳。乃攻人之短。刺人之
隱。犯造物之忌。深同類之戮。或招罪於自身。

或詒孽於孫子。口舌之禍。可不畏哉。

韓持國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議論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林寔爲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憾。而囑趙。趙謀於寔。寔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寔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劉貢父與王介甫。寔爲故舊。介甫嘗戲折貢父。

名曰劉放不直分文。謂其名也。貢父遂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宥。無一真是如下交亂真。如上頸誤當宁介甫大慙而心啣之。局外而訾人長短吹毛索垢不留些些餘地。試易已當其局未必效彼人萬一行訐而快已舌鋒鏤影雕形務令事事迫真試易人肆其誣未必能安意順承設身代處人我絜視卽欲易其言不可得矣。

舌劍鋒也。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要皆酒使也。寧鳩子有言醉極勿多言。取以爲輕言者戒。酒狂藥也。因杯酒以罵座人。漢灌夫所以陷胸于武安。要皆言失也。管夷吾有言。酒入舌出。取以爲強酒者戒。

劉放劉恕同在館中。放一日問恕曰。前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邪。恕曰。我訪丁君。閒冷無人過從。冒雨往見也。放戲曰。子得非有所請求。

邪怒勃然大怒至於詬罵攸曰偶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莫測其日方知是日恕實有求於丁攸初不知誤中共諱耳

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同事

主之不祥莫大於行僮僕之譖言奴之不祥莫大於傳主人之謗語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或問謝公三子孰愈

公曰。小者。寔勝。客曰。何以知之。公曰。吉人之
辭寡。

北齊盧元明嘲王昕曰。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
頭足爲馬。施角尾成羊。王隨答曰。卿姓在亡。
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成驢。舌
鋒之可畏如此。

魏陳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
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

議朝士乃見羣封事皆嘆息焉。今人直詆其君之非而以揚於外曰不避忌諱且局欲壞而借好題目以退焉。視陳羣愧死矣。

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非惟惹妒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邪。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彼謂我有意而爲之耳。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卽答者庶幾可乎。

李林甫妒賢嫉能。每奏對多陷人。衆目爲肉腰。刀嘗以甘言誘人過。諧於上前。衆謂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語曰。李公面多笑容。而肚中鑄劍。怨者百口同音。噫。無此等人。拔舌地獄。不幾虛設乎。

嘉靖間。講官顧鼎臣。講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
軒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
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
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
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
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
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
月餘同甫修書於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

軒沉思。不得不。如數與之言。固易發難追。受制於人者也。

楊士奇入奏事。

仁宗望見笑謂蹇義夏原吉

曰。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

恩詔甫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觔。

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

固知言之成理。卽令減四十萬。

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

諫。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親之。

到漑之祖彥之。曾以擔糞自給。及漑掌吏部尚書。何敬容參選事。有請漑。漑輒不允。敬容語人曰。到漑尚有餘臭。今遂學作貴人。漑聞而深銜之。又漑弟洽。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隣地以蓋宅。而其主難之。奈何。綽曰。但多糞糞於其傍。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竟因事害之。吁。訂人所諱禍。且及身。一時之口。其可以

取快乎。

諸葛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讒誕。於是收而
斬之。罵曰。卿坐舌死。先令人以竹攙其舌。然
後殺之。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作者。桂彥

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
戎饗。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責。衆得釋。

卽能巧中。猶嫌鸚鵡之能言。苟覺爲煩。何如挑

李之自下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吾畏言不敢言。故行年六十。如老乞耳。拈出託以自開。詩用方言。豈是采風之字。談隣俳語。恐貽拂塵之羞。

吳僧贊寧。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荅曰。

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劉殷不忤旨。取直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呐然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

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

者。王偁孟揚言。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箍桶都料。得不有誤邪。景泰中。徐有貞以左僉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生。五墨匠耳。柰何令脫上塹也。二公之戲言一也。王幸而無卻。于迄以此受禍。然則戲言可易發哉。是以君子有起羞之傲。有興戎之戒。有寡尤之慎。有塞兌之思。

陳壽性介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

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在人言官尤易在人吾不敢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著

冤冤相結不盡孽根報報相尋孰爲禍始自非讐在不共柰何恨致難忘蓋甲兵多伏於半言而雌雄必爭於累世口舌纔息冤孽遂銷錢塘娟有女美而啞教以琵琶箏篴靡不精審

既筭。貌益揚。藝益工。有賈見大喜。倍價聘之。或嗤其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耳。遂挾以歸。賈有姬十餘人。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娼寵顯。門賈一飯。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不聾啞不家。娜侈然自隆重。非尊古不居。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忌之。然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又心幸之。嗚呼。啞娼以不言全寵。所謂其默足容者乎。

章子厚在政府。一日李邦直欲復唐巾裹。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令嗣帶來畧看。蘇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謔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荅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坎埒終身。斥人之短。逢人之忌。可不慎乎。

明帝問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臣聞鴈門郡不見壘。鴈爲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爲城。雲中郡不見中天。而居東海。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所貴行事歸功。恩於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呈一官員犯贓罪案。宋真宗方讀案。遲回間。欲寬貸。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

男真宗便嚇怒云是魏振男便得爲不法拂
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
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
詞臣犯賊進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
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科名孤陛下
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嗟侯一死而已真宗
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一言而關人生死居
君側者其可苟諸

繆仲仁辯才無碍。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
縱橫。多知爲敗。多言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頂
門鍼也。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
父祖之惡。吾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
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
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
道人莫道實。

謝朓出爲吳興郡守。與弟淪送別。朓指淪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嘲思道曰。是何商人。賫持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墜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報恩經有云。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常護口甚於猛火。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口舌皆鑿身之。

芥也。

議論先輩畢竟沒學問之人。獎借後生。定然關世道之寄。

言非關世。賈誼數千言。胡以濟焉。語苟切時。郇模三十字。亦足重矣。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爲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

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
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同僚或爲辯之。

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
人才。豈無好惡。若務大體。不摘纖瑕。細務強
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
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
官宜奉以周旋也。

邴原居遼東。好以清議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

安之。管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取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盧世榮理鈔法。自謂生財有道。賦增而民不擾。董文用謂曰。此錢取自承家耶。抑取之民也。牧羊者。歲兩剪其毛以獻。主者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旣死且盡。毛又可得乎。右丞恐有日剪其毛之患矣。吁。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客次與坐席固不能遍識常宜自處卑下最不可妄談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或其親知必貽怒招禍俗謂之口快乃是大病

今之操不律者掊擊古人吹毛索垢無所不至而弘獎今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人臯夔臺省則人人龍比守令則人人龔黃將帥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士則人人班揚

詩客則人人李杜。縉流則人人能秀黃冠。則人人葛許。投贈之篇。黃金爲政。譽慕之作。白骨含羞。昔人謂魏收穢史。余謂今人穢文也。妄語之戒。此爲口德之玷者不少。士大夫痛加懺悔。而焚其筆研可乎。

保州兵亂。招而降者二千人。分隸諸州。富弼恐後生變。屏人謀之。歐陽修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從容諭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旣非朝命。

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謂弼擅作威福。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禍何可測邪。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亦免弼於大禍也。吉人之辭培植固不遠哉。

范仲淹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惟勿欺二字。可終身行之。

黯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一言，平生用之不盡。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搖人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

士君子聚談間。若直依傍道理。而藉以和氣。平
心。自有深趣。自有淡冷。戲謔諧語。恐其始乎
陽。卒乎陰矣。酒中言語。尤易支離。所宜相戒。

昨非菴日纂二集內省卷之十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

尚書楊鼎。端居攻苦。嘗語人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耻二字耳。爲民部右卿。恐不勝任。

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日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掩戶自扞。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

范文正公爲校理。忤章獻太后。貶倅河中。僚友
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爲司諫。諫廢郭后。
貶睦州。僚友又餞之。曰。此行愈光。後爲天章
閣知開封。撰百官圖以進。忤呂夷簡。落職。貶
饒州。僚友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任布拜樞
密副使。歸休洛中。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道。知
命。知足。知幸。噫。三光之心不可有。五知之念
不可無。有三光之心。則近名。無五知之念。則

自集十一集
六八
二
貪祿

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人問其故。衡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李納性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孫何酷好古文。

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
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
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
案大凡人心有所癖則下人得以其癖中之
小至廢事大足亡國夫差之館娃漢武之神
仙皆中以其癖者故有甬東巫蠱之禍可不
省察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

處之人。只要三箇必自反。

孫鼎督學南畿。每閱卷。雖盛暑。或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敢不敬乎。故事。士子赴舉。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北狩之報方至。鼎語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嘗膽之時。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悉去不用。只親送至院。

門而還。

國朝金賁亨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居應復起官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

未晦菴云病中信手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在讀了古人書宋臨安御街士大夫必游之地術士聚焉皆有

厚獲數十年後。向之行術者多不驗。而後進每奇中。有老於談命者。訝而詢焉。後進曰。向貴人命得祿貴生旺足矣。今必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在位者。誰不日以殺人爲事。汝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噫。有位者。可以深長思矣。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性嗜榮貴。而不求
苟合。吝惜財物。而持身不穢。謂之三反。李嶠
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文筆。性
好貪濁。憎人取受。謂之三戾。嗟夫。世之爲守
易尉。爲尉陵守。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者多矣。
寧獨二子爲反戾哉。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
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若鰌者可謂善用其反者矣。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見美女時。做虎狼。看見黃金時。做糞土。看這箇中間。享了多少清福。讓他說話。我只閉口。讓他指點。我只袖手。這箇中間。省了多少閒氣。明都御史高明。領勅討賊。力疾行事。已卽疏乞。

休曰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築蚤閒亭逍遙其中有四壁蕭然寸心虛湛之句及病革書一偶語曰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爲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

於門首因自念人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
故每過輒面城墻而行蓋不勝自愧云

閒暇出於精勤寬悅出於祇懼無思出於能慮
大膽出於小心

口裏聖賢心中盜跖勸人而不自勸名爲掛榜
修行獨漸衾影幽畏鬼神知人而復知天纔
是有根學問

崔浩能料敵人成敗於數千里之外而不知國

書之禍。近在眉睫。京房測未來吉凶。毫髮不爽。而不知蔡顯之難。乃在其頸。見遠而反迷於近也。蔡中郎柯亭辨笛。聞琴知殺。可謂妙識通玄。而不知董卓之爲漢賊。張茂先博綜海鳧。精習龍鮓。可謂沉機朗拔。而不知周旋篡逆之爲禍。見微而反昏於顯也。梁武芟除英雄。不啻薙草摧枯。而晚年困於一侯。景唐文掃蕩六合。在反掌指顧間。而末路以天下。

全。力。喪。師。遼。左。能。難。而。不。能。其。易。也。申。公。巫
臣。爲。其。君。策。夏。姬。事。明。智。絕。倫。而。卒。乃。竊。夏
姬。以。逃。家。亡。宗。覆。爲。天。下。笑。袁。紹。廢。長。立。少。
譚。尚。日。尋。干。戈。劉。表。上。書。陳。說。禍。福。可。謂。袁
公。忠。臣。表。自。廢。嫡。立。庶。亡。其。家。國。隋。楊。廣。討
陳。叔。寶。之。罪。明。如。皎。日。及。自。爲。君。昏。虐。又。過
之。至。爲。叔。寶。之。鬼。所。笑。明。人。而。不。明。於。已。也。
噫。泥。沙。金。屑。障。日。則。同。提。醒。回。光。聰。明。人。可。

草草哉。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
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
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
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
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

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倪郎中有書室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客問之應曰觀前面人嘗見我不如人思齊之念自勵觀後面人嘗見人不如我踏躓之憂自消。

遠環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垆野夫嬾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魯君以伐齊問柳下惠。惠歸而有憂色。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齊有女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見奔？是故苞苴及門，必有好貨之念，便佞在側，必有奸諛之端。是以君子省躬欲嚴，克己欲密。

夷人買秦吉了還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因不食而死。大曆中有猴數百，集朽林中。緬里人欲伐木殺之，一老猴忽躍去，鄰近家縱

火燔屋。里人爭救火。羣猴得脫去。吁。學吉了。
之忠。可以報國。效老猴之智。可以全身。

宋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
睨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
二人竭力昇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
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
盛飾入書室中。公畧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

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遂巡而退。

獬豸見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故君子以獬豸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乃若冠獬豸而煦不直。則窮奇更羞與之爲伍矣。有位思此痛宜猛省。

貞觀中京畿旱蝗。太宗撥蝗引咎曰。過在予耳。人以穀爲命。寧可食予肺腸。遂吞之。是歲蝗

不爲災。

畏人非。不畏鬼。責修好之術。易窮。畏清議。不畏
偶語。隄防之見自定。

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辱人
爭恃寵乎。就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唐蔡充體貌尊嚴。莫敢嫫慢於其前者。高平劉
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
早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

張子韶曰：如看歷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在朝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當，孰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稱，指畫則幾會圓熟，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

宋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

嘆服之。元劉歛中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題以自警。

唐子方謫官渡淮舟中遇風舟欲覆乃釀酒作

詩曰。宋聖非狂楚。清淮異汜羅。平生仗忠信。
今日任風波。舟楫顛危甚。龍鬣出沒多。斜陽
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云。仁字從
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

王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
臥。慮夢寐或見先靈。

威儀一失。卽有奇才異能。難引人以欽崇之路。

君子所以先養重也。操守一夫，卽有英謀石
畫，難消人以疑貳之心。君子所以先論守也。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
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楊雄之文爲新莽頌功德，班固之文爲梁冀勒
燕然，潘岳之文爲賈后廢太子，袁宏之文爲
桓溫撰九錫，何貴於能文。

廉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砂糖作飲。

北。上。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
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
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佛。理。相。應。乎。與
天。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旁。生。相。應。乎。
與。鬼。趣。相。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
省。身。者。學。之。實。知。非。者。道。之。進。

宋。衡。陽。王。鈞。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

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簡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巾箱五經。自此起。

鄧瑄曰。笑罵從汝。好官我爲。安惇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如此輩者。豈復知人間羞耻事。天下可愛的人。都是可憐人。天下可惡的人。都是可惜人。

唐杜景儉爲鳳閣侍郎。文章器識。並高。時號鶴。

鳴鷄樹王及善爲內史。才行庸猥。時號鳩集。
鳳池。夫景儉一文士爾。處非其地。人猶以鶴
鳴惜之。乃高賢阨於下位。不謂之鸞棲。抵棘
乎。及善僅庸猥爾。人已以鳩集羞之。乃媚嫉
處。廟堂不謂之梟集。梧桐乎。用人與見用於
人者。可發深省矣。

張霸爲會稽太守。人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
湧起。士卒驚白。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

自顧無些微徇在風必不爲害須臾風靜浪止。

廣庭或疎勿作隱慝於暗室。浮議可忽罔招陰譴於神明。去惡如新衣之避油膩。雖點滴而亦汚爲善如貧子之積資糧。卽顆粒而不棄。余貽李維貞書。自敘治怒心力良苦。數年之後始就調和。乃今庶能忍辱矣。然猶覺稍費照管。御下之時。照管一或不到。便微發煙火。急

撲之卽滅。有撲有滅。是知根猶未芟也。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須要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邪。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而嘆。董安于曰。敢問。

何嘆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善果了生緣。不爲冥司有未結之案。清修適素。性不爲仙。都有可換之班。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唐次無故貶斥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忠賢遭放。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著書三篇。謂之

辨謗略上之。德宗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至憲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三篇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謗書人君宜時時觀覽，以省厥躬。朕疑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聖德先辨謗，何由興。』』」

宋建炎三年，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爲深隱，天知人情，無爲冥窈，神見人形，心言。」

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

月支有及牛今日割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
創卽愈莊浪有養羊土人歲取其脂不久輒
復滿腹蓋地接西偏氣使然爾彼小人之類
去而復滋夜氣之良牯而復息亦若此也簡
點可不嚴密

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
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今之士風薄矣。淺帶縫衣。口潤胥隸。中如掃落
葉。旋去旋有。至使大夫之公庭。鶴不得鳴。而
雀不得羅焉。則吾黨之羞也。男兒生不成名。
亦宜斐然自完。何至腥穢烟霞。點垢泉石。
袁叔德候李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
賢令。吾羞對軒冕。

向蟲蟻而歌舞。蟲蟻不聞對犬豕。而揖讓犬豕。
不荅譚忠義於操莽。溫懿譚孝弟於商臣。宋

劭譚恬退於曹爽何鄧譚好生於劉石符姚
譚清淨於叔寶楊廣譚柔和於蚩尤項籍譚
施捨於石崇王戎亦何以異此。

家衆拂意莫生煩惱障否安食身健莫生淫慾
障否丘園清淡莫生營殖念否道侶離索莫
生昏惰念否懷居意重莫生田舍念否炎涼
相迫莫生烟火念否朝市事聞莫生光榮念
否聲力加遺莫生構撼念否捉衿肘見莫生

遮益念否有一於此皆足以損性靈而壞堅
貞不可不察也此可爲學人對病之藥

魏文侯見箕季牆壞不治問其故曰不時又進
瓠羹文侯曰牆壞不築教我無奪民農功貽
我瓠羹教我無多歛百姓

紫玉道通禪師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船
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頓村漢問恁麼事于
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才性學術偏枯。雖復好人。其禍天下。與不善人等。

若人子事父母。如今之屬吏奉監司。便可稱申生伯奇。故自轉想柱笏西山人。

夫厦屋萬間。容膝不過斗室。山田千頃。埋骨止須一丘。錦綺盈箱。身弗勝服。肥甘滿厨。腹弗勝飽。人所藉於世界。幾何而孳孳汲汲。過累於丘山。罪深於溟渤。而曾不省覺也。清虛恬

淡。柔和善良。鄉黨贊之。鬼神敬之。竹素書之。
何故不爲此而爲彼。而以其身蒙不韙之咎。
種無窮之禍也。

則天法峻。唐獻可希旨爲忠。頭觸玉階。請殺狄
仁傑。裴行本。裴卽獻可堂舅也。旣損額。以綠
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爲忠。時人
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母舅。加遊擊
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淚不勝。曰。

此是汝鼻血染者邪。

耽溺昏迷，侵精耗氣，愚人以苦爲樂，戕殺暴殄，損人利己。凡人以罪爲福，魚之在水也，人以爲水，而魚以爲樂。窩蛆之在糞也，人以爲糞，而蛆以爲甘旨。至人視凡人也亦然。登彼岸，返樂土，一悟迷間耳。

今人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鉞，登壇目無先哲。偶嬰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龍比人物，以

爲丈夫事止此耳。頭頂綸巾。手揮玉塵。慷慨
自許。不曰隆中臥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
萃百人。旌干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
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欄柄在手。而或失聲破
釜。見色。豆羹。反念自觀。能無深惡。

釋道欽。與劉晏譚禪。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
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
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人心如劣馬狂象。易逸難調。無論不知降心者。卽降伏之久。一毫未馴。撥之仍動。人扼孫登於水。屢溺屢起。起輒笑。了不恚怒。心如山岳。不可動矣。必如此。乃可言道。

明識紅樓爲無塚之丘。隴迷來認作捨身岩。直知舞衣爲暗動之兵戈。快去暫同試劔石。

張乖崖問李旼。百姓果信我否。對以公威惠及民。民無不信。公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應稍。

稍耳。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程明道令晉城縣三年。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常日有愧於此。

黃洽爲人質直端重。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夏原吉嘗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天寒甚。吉曰。君子不

日集二集
以冥冥情行且天威咫尺敢弗敬乎

劉安世年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令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

答

宋亡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人

詰其迂。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
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先是理宗時，元太
子破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集其家人，盡飲
藥以死。有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
如平日梨栗止啼之態，左右感動泣下。

邵哀然，奏偽學顯行，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
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潛司
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偽學四字，推官柴

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
委是與不爲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
壯之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爭交好辛
毗不與往來毗于敏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
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立
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
大丈夫欲爲公而昧其本心邪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
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
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
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邪。雖戲言。可發
深省。

崔羣知貢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羣曰。予有美莊
三十所。放榜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
人乎。君主文柄。約其子不得就試。贄如以君

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魯宗道爲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靜思行事。當否曰退。思巖妻亦不許入。

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違心。以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之弊。

宋李公明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牘而賀之。公明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

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勉哉。

宋主順皇禪位於齊王蕭道成。司空褚淵等奉璽綬勸進。隨以淵爲司徒。賀者滿座。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彼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願之壽。

蕭大器簡文長子。遭侯景之亂。在賊中。未嘗屈。

意嘗曰。賊若見害。雖一百百拜。無益於死。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故雖在憂迫。而神理怡然。

商紂爲傾宮宮。而曰傾心已傾矣。欲國無傾。得乎。卒有牧野之戈。隋煬爲迷樓樓。而曰迷心先迷矣。欲國無迷。得乎。卒有江都之禍。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不可不發深省也。

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卽時而止勿
縱染指之欲

上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
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
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
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
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
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騫矯激習模

稷。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
宗黨。廣東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
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
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誦。士大夫當爲天下養
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
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管窟宅。守
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羶而

綱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荅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母執去來之勢。而爲權。母固得喪之位。而爲寵。母逐聚散之緣。而爲親。母認離合之形。而爲我。

鄒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

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
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
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讀書貴於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郭
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賊形雖無鱗甲
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空